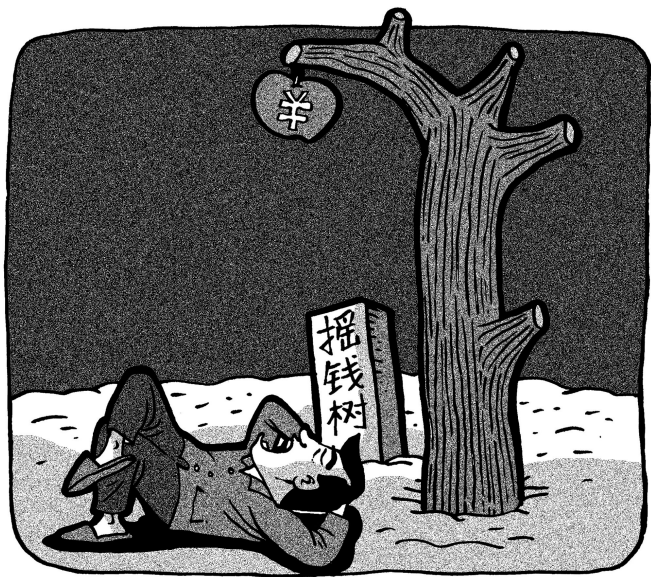


煤城的麻烦

□ 特约撰稿 / 沈洪涛



□ 漫画 / 谢驭飞

神木是个神奇的地方。从2004年开始，神木人因煤而富。在富得流油之时，当地政府宣布从2008年开始推行城乡15年免费教育，从幼儿园到高中实现“零收费”。到了2009年3月，这一政策更进化为实施全民免费医疗。神木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公费医疗“特区”。彼时，神木地方政府因此受到各方面的交口称赞。可这一切在今年初陡然逆转，先是当地爆出非法集资主资金链断裂大案，后因县领导要更迭的传言引发千人聚集。神木一夜间成为和鄂尔多斯一样的反面典型，风光不再。

颇多人感慨，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对非法集资保持高度警惕，那么神木人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境地。这么轻飘的结论与现实差距毕竟太大。神木的教训不止于非法集资问题，不止于对非法集资的监管问题，要全面、深入地解剖神木样本，从中找到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。

第一个教训，神木致富靠的是资源，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、具有内生动力的经济模式。一个企业要实现基业长青，需要一个可持续的盈利模式；一个地方要实现经济稳定、持续发展，需要建构本地经济的产业竞争力，因此才能产生出内生动力，推动当地就业，留住并吸引资金投资，实现在地方区域内主导产业拉动经济、配套产业支持经济的良好局面。但是神木从十年前开始经济实力跃升，到十年后黯然失色，始终走不出

依赖煤炭采掘业的路径。所谓千亿GDP，看着唬人，实际上是以资源、环境为代价，将子孙财富变现在当期。一方面，是环境隐欠账无数；另一方面，则是经济增长全指望煤价上涨。这样的经济模式是存在明显缺陷的。现实中，神木乃至榆林，乃至晋陕和内蒙，近几十年都是以煤炭为主导产业，因煤而兴旺，又因煤而萧条。这种信马由缰的经济发展是缺乏思路和不负责任的，不管它碰运气碰出的发展成绩短期内有多么亮丽，也终将被打回原形。

第二个教训，因为地方经济虚胖，才导致以钱生钱、追逐暴利的非法集资猖獗。我并不认为监管部门应对非法集资在神木的泛滥承担主要责任，现实中，没有几个人是天真幼稚的，面对百分之几十乃至几百的利益，却完全没有承担风险的准备，这种说法只能用来哄哄小孩子。说到底，不能闷声发财时高唱市场自由就是好，到了风险暴露时，却哭喊着要社会公众替少部分人的贪婪埋单。本质上，神木与鄂尔多斯乃至江浙的地下金融都具有共性，都是因偶然机遇聚集的庞大资金无处可去所致——聚焦本地，几个本地胆大包天的人借此敛财，挥霍一空然后一地鸡毛；投资外地，那么似乎除了到北上广买买房子就没有其他想法。看看阿拉伯那些产油国吧，一方面在卖石油，另一方面则在投资全世界，投资源、投股权、投项目……相形之下，高下立判。所以，得到财富之后，守住财富是更大的课题。煤城并没有做好这个课题。

第三个教训，地方政府的民生支出冒进，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严重负担。“惠民生”这个口号人人会讲，但怎么做实事是真学问。个人认为，神木最近三年搞的教育医疗全免费或许是欠缺缜密调研的举措。一方面在地方搞“见者有份”的民生普惠举措，也必须讲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原则，不能把“惠民生”混同成“做慈善”，以为让群众民生支出“零负担”就是可以顶天的政绩，一旦地方财力有起伏，遗祸无穷。二是再有钱也要量入为出，尤其要有发展眼光，区分社会发展阶段，2010年，曾有媒体采访神木当地领导，讲“全县近40万人，第一年人均花400元，总共就花1.5亿元”，这个逻辑支持其完成一步到位改革，却完全忽略公共服务支出上涨的趋势，忽略了受惠于制度的人学习花钱的能力，以为神木县不仅有“聚宝盆”，还掌握了“印钞机”。

到此为止吧，愿不再有第二个神木。

（作者为经济学博士）